

在垂死皇帝的王国

世纪末的日本

【美】诺玛·菲尔德 著

曾霞 译

In the Realm of
a Dying Emperor:
Japan at Century's End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在垂死皇帝的王国

世纪末的日本

【美】诺玛·菲尔德 著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垂死皇帝的王国——世纪末的日本/(美)诺玛·菲尔

德著;曾霞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7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7203-0

I. ①在… II. ①诺…②曾… III. ①文化—研究—

日本 IV. ①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6408 号

In the Realm of a Dying Emperor: Japan at Century's End

Copyright © 1993 by Norma Fiel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0-047

书 名 在垂死皇帝的王国——世纪末的日本

著 者 [美]诺玛·菲尔德

译 者 曾 霞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装帧设计 刘葶葶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2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203-0

定 价 23.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哀悼的悖论

我打开悖论的魔盒：

天皇啊，很遗憾您的时代

如火焰般在风中熄灭。

真的，真的，我们不能承受这种悲痛。

哀嚎！哀嚎的声音在空中盘旋。

这一刻，在您尚在人世的这一刻，

在您生命弥留的这一刻，

您，一个抽象概念的象征，

既非伟大的神灵也非人类，

终于，哦，终于在这年的秋季，

正当骄傲的菊花

在漫山遍野里

舞动着她们对您的同情之时，

回归人类，成为一个人。

我们为您的回归，

欢欣鼓舞。

天皇啊，您不能死——就在现在。

因为伟大神灵的血液——

普通日本人和朝鲜族人祖先的根源，
即您的血液，
曾经在我父亲的血管里流淌。
他曾经作为您的子民被征召
成为筑穗煤田的挖煤工人。
他历经磨难，饱受摧残，
最后说
如果他还没有变成一名
正直诚实的日本国民，
那么他将要，他就是，他必须
变成日本人。
他说他牢记臣民对帝国的誓言：
化作日本群岛的泥土，
滋养您的皇朝，您的国土。

3/4

天皇啊，您不能死，
因为您非世间凡人，没有这个权利，
这是父亲临终前的呐喊，
或者说一个卑贱草虫最后的呢喃。
他把自己朝鲜祖先的姓氏改为
日本人的名字“稻田”，
他给自己的封号是
“狗屎管理员”。

天皇啊，您不能死，就在现在。
您要活着，
倾听父亲的遗言。

我就是您！您就是我！
请您集中力气，最后的一丝力气，
倾听他的悲叹。
在您的阴影下，他从远方祈愿
您的好运，
让您获得国家豁免权
从而逃脱战争罪行
获得自由的好运
一直存在，
从昨天，今天，一直到明天。
哦，天皇啊，您不能死，
——因为您是神！
哀嚎！

Chong Chuwol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这又会是一个卷帙浩繁的移译工程！而且，从知识生产的脉络上讲，它也正是上一个浩大工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也就是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海外学府（特别是美国大学）研究东亚某一国别的成果。

然而，虽说两套书“本是同根生”，却又完全可以预料，若就汉语世界的阅读心理而言，这后一套丛书的内容，会让读者更感生疏和隔膜。如果对于前者，人们还因为稟有自家的经验和传统，以及相对雄厚的学术积累，经常有可能去挑挑刺、较较劲，那么对于后者，恐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难以置喙。

或许有人要争辩说，这样的阅读经验也没有多少不正常。毕竟，以往那套中国研究丛书所讲述的，乃是自己耳濡目染的家常事，缘此大家在开卷的过程中，自会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进行挑剔、补正、辩难与对话。而相形之下，眼下这套日本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却是一个外在文明的异样情节，人们对此当然只会浮光掠影和一知半解。

不过，设若考虑到这个文明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考虑到它在当今国际的权重如此之大，考虑到它跟传统中华的瓜葛如此之深，考虑到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产生过如此严重的路径干扰与路径互动，那我们至少应当醒悟到，无论如何都不该对它如此陌生——尤其不该的是，又仅仅基于一种

基本无知的状态,就对这个邻近的文明抱定了先入为主的态度。

还是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60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对冷门的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

正因此才能想象,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产品,忽略了这些器物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

与此同时,又正因此才能想象,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日关系,如此需要强大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的专家访谈那里,往往竟如此令人失望,要么一味宣扬一衣带水,要么一味指斥靖国神社。很少见到这样的专门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立场,并非先意承旨地去演绎某些话语,而是去启迪和引导一种正确的阅读。

那么,除了那两种漫画式的前景,更广阔的正态分布究竟是怎样的?总不至于这两个重要邻邦,除了百年好合的这一极端,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另一极端吧?——由此真让人担心,这种对于外来文明的无知,特别是当它还是极其重要的近邻时,说不定到了哪一天,就会引发代价惨重的、原本并非不可避免的灾祸。确实,要是在人们的心理中,并不存在一

个广阔的理解空间，还只像个无知娃娃那样奉行简单的善恶二元论，那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为一介书生，所能想出的期望有所改善的手段，也就只有号召进行针对性的阅读了，并且，还必须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预先提供足够的相关读物；此外，鉴于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终将越来越走向民主化，所以这种阅读的范围，也就不应仅限于少数精英。正是诸如此类的焦虑，构成了这套丛书的立项理由——正如在上一套丛书中，我们曾集中引进了西方自费正清以降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眼下我们在新的丛书中，也将集中引进西方自赖肖尔以降的、有关日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当然并不指望，甫一入手就获得广泛的反响和认同。回想起来，对于大体上类似的疑问——为什么满足理解中国的精神冲动，反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最新成果？我们几乎花去了二十年的不倦译介，才较为充分地向公众解释清楚。因而，我们现在也同样意识到，恐怕还要再费至少十年的心血，才能让读者不再存疑：为什么加强理解日本的途径，也要取道大洋彼岸的学术界。不过我却相信，大家终将从这些作者笔下，再次体会到怎样才算作一个文化大国——那是在广谱的意义上，喻指学术的精细、博大与原创，而并非只是照猫画虎地去统计专著和论文数量，而完全不计较它们的内在质量。

我还相信，由于这套丛书的基本作者队伍，来自我们二战时期的盟国，所以这些著作对国内读者而言，无形中还会有一定的免疫力，即使不见得全信其客观公正性，至少也不会激起或唤醒惯性的反感。此外，由于这些著作的写作初衷，原是针对西方读者——也即针对日本文化的外乡人——所以它们一旦被转译成中文，无意中也就有一种顺带的便利：每当涉及日本特有的细节和掌故时，作者往往会为了读者的方便，而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和给出注释；而相形之下，如果换由日本本土学者来处理，他们就不大会意识到这些障碍，差不多肯定要一带而过。

不待言,这面来自其他他者的学术镜子,尽管可以帮助我们清洗视野和拓宽视角,却不能用来覆盖我们自身的日本经验,不能用来取代我们基于日文材料的第一手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来置换中日双边的亲历对话,以及在此对话中升华出来的独自思考。而最理想的情况应当是,一旦经由这种阅读而引起了兴趣和建立了通识,大家就会追根究底地上溯到原初语境去,到那里以更亲切的经验,来验证、磨勘与增益它们。

无论如何,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力的上升和自信的增强,中华民族终于成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内外条件,使之已经不仅可以向其国民提供更为多元和广角的图书内容,还可以向他们提供足以沉着阅读和平心思考这些图书的语境。而这样一来,这个曾在激烈生存竞争中为我国造成了极大祸害的强邻,究竟在其充满曲折与陷阱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哪些契机与选择、成功与失败、苦痛与狂喜、收益与教训,也已足以被平心静气地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而借助于这样的知识,我们当然也就有可能既升入更开阔的历史长时段,又潜回充满变幻偶因的具体历史关口,去逐渐建立起全面、平衡、合理与弹性的日本观,从而在今后同样充满类似机遇的发展道路上,既不惧于提示和防范它曾有的失足,也不耻于承认和效仿它已有的成功。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一方面,又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块土地,能如这方热土那样高速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和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此外还要提请注意，随着这套丛书的逐步面世，大家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早先那套连续出版了一百多种，而且越来越有读者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其知识创化的原生态中，实则是跟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相伴而生的。作为同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它们往往享有共通的框架与范式，也往往相互构成了对话基础和学术背景。而由此也就不难联想到，尽管西方的区域研究也在面临种种自身的问题，但它至少会在同一个地区谱系中，或在同一个参考框架下，把中日当作两个密不可分文明，来进行更为宏观的对比研究——这就注定要启发我们：即使只打算把中国当作研究对象，也必须蔚成一种比对日本来观察中国的宽广学风，因为确有不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只要拿到中日对比的大框架下，就会昭然若揭，迎刃而解。

最后，由于翻译此套丛书的任务特别艰巨，既要求译者通晓英文，又要求他们了解日本，也由于现行的学术验收体制，不太看重哪怕是最严肃的翻译工作，给这类唯此为大的学术工作平添了障碍，所以，对于所有热心参赞此项工程的同侪，我既要预先恳请他们随时睁大眼睛，也要预先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并且——请原谅我斗胆这样说——也为他们万一有什么“老虎打盹”的地方，预先从读者那里祈求谅解。当然，这绝不是一个“预先免责”的声明，好像从此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犯任何错误了。可无论如何，我们想要透过这套书提供的，绝不是又有哪位译者在哪个细节上犯下了哪类错误的新闻，而是许多译者经由十分艰苦的还原，总算呈现在图书中的有关日本文明的基本事实——无论知我罪我，我还是把这句老实话讲出来，以使大家的目力得以穿透细枝末节，而抵达更加宏大、久远和深层的问题！

刘 东

2009年8月16日于静之湖·沐暄堂

序 言

8 月份的日本,天空晴朗,但是因为亡者而气氛凝重肃然。新建的东京国际机场不停地吞吐着大批人群,数量惊人。他们有的奔赴关岛海滨或者夏威夷群岛的威基基海滩度假;有的飞往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采购一切物美价廉的商品——从餐巾纸到高档的路易威登名牌包不等。即使那些不能加入这个新的国际化潮流的日本人也加入了涌入乡下的大军,致使每年的这个时候,阳光普照的东京都要沉寂四五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是盂兰盆节^①,民间称为鬼节,一个祭奠祖先,合家团圆的节日。几天以后,疲惫的人们又拖家带口,满载着大量交换来的礼物(几天以前,他们买了大量的礼物回老家看望家人)艰难地回到家。这种高效的传递亲情、品尝美味的串亲访友意味着送给老家亲人的礼物与从老家带回的礼物越来越难以区分。大自然就这样在城乡的交汇中快速向前发展。 5/6

不仅仅是民间习俗使 8 月份成为一个使人心情沉重的鬼节,8 月 6

^① 盂兰盆节(O-bon)是在 8 月 15 日左右,是日本民间最大的传统节日,又称“魂祭”、“灯笼节”、“佛教万灵会”等,原是追祭祖先、祈祷冥福的日子,现已是家庭团圆、合家欢乐的节日。每到盂兰盆节时,日本各企业均放假 7-15 天,人们赶回故乡与亲人团聚,或者出去游玩。——译注(书中凡是没有标注“译注”的注释,均是原著作者注,特此说明)

号的广岛原子弹爆炸,8月9号的长崎原子弹爆炸以及8月15号的日本投降都使这个月份显得沉重,使人们在这个月份焦虑不安,备受折磨。在这个月份,有那么多多的亡灵需要安抚。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电视画面上有关这两个城市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就已经大量减少。而长崎市只是在早间新闻和晚间新闻期间对此播报一下。然而,实际上,两大城市每年仍然举行悼念仪式:这里有穿着黑色衣服的受害者家属的代表;有戴着白色手套的官员;有激情的演讲、敬献的花圈和放飞的和平鸽。现在,仍然有极少数人把8月15日称作日本的“战败周年纪念日”,而不是更准确的“战争结束周年纪念日”。就在日本海对面的韩国和朝鲜,这一天被称作“重现光明日”或者“光复日”,是人们欢呼日本帝国灭亡的日子。1988年,生命垂危的日本天皇裕仁乘坐专机从他度假的行宫飞到东京,参加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武术节目的开幕典礼。他仍然是战争的代表,对他和战争的相关讨论仍然被禁止。他的时代将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但是,年号的更改会消除人们对战争的记忆吗?

1989年,日本新天皇即位,带着鼻音,缺乏魅力,但毫无疑问这也给他带来某种好处。作为一位储君,他苦苦等待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他终于即位。我不知道他在8月15日这一天会如何行动。在他第一次公开露面的场合,他大胆地表达了要“与你们一起”保护宪法不被破坏。这种表达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富有情感,而且还因为它使用了第二人称“你们”。这很令人吃惊,当然也具有说服力。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变得小心翼翼了。这一点也不出所料(因为,即使是天皇,他也会受到日本宫内厅的牵制)。

在我自己永恒的日历里,酷热的8月在地理和时间上都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我的出生月份。我是一名混血儿,或者说“战争婴儿”(一位加利福尼亚学院准学生的父亲在我领着他和他女儿参观校园时如是说)。作为一名混血儿,我有机会乘坐大巴到远离家的美军基地上学,但是这也

意味着,我的周围没有同学和玩伴与我交往。在短暂的乘车上学期间,那些受到女佣和司机服侍的美军基地的孩子们格外娇贵。他们很重视大人物的指令:不许喝他们(当地日本人)的水,不许吃他们的糖。而如果他们把这种敏感、微妙的情绪带入日本家庭,那是非常鲁莽的,所以我最好还是远离我的同学们,尽管母亲可以根据《烹饪的乐趣》做出美味的蛋糕(这是她为了取悦自己的美国丈夫而专门学的)。她邀请住在街对面的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堂兄弟以及隔壁的一位邻居女孩来我们家玩(她是我唯一的好朋友,直到两家为了6英寸的土地而争斗,我们才结束这种关系)。一般情况下,只要我父亲不在周围把他们吓跑,我们一直都会玩得很愉快。

8月份也是暑假的最后一个月。在这个漫长的、难捱的暑假里,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读着那12本书,尤其是双语版的《小妇人》和那本已经磨损的现代丛书系列《简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认识的日语不是很多;因为对于他们大人来说,把我送到学校图书馆太费事;还因为他们没有钱带我去出去玩。自从我父亲离开那个家之后(无论是因为他自己选择还是被迫离开,总之他走了),外祖父母贩卖欧美明星黑白照片的生意在电视和彩色海报的冲击下越来越不景气了。

也是在8月份,那年高中毕业后,我顶着骄阳离开日本。洛杉矶的天气也异常燥热。我父亲和他从苏格兰移民过来的母亲在原始的棕榈树下已经生活好几年了。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美国亲人。他们问我想先去哪儿参观,迪斯尼乐园?大学?还是洛杉矶森林草坪?为了7/8让他们高兴,我选择了首先去墓地,最后去大学。

从此以后,8月就成了告别的月份。在外婆狭小的家挤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终于一个早晨,我默默地乘车来到机场,然后飞越太平洋和阿拉斯加山脉,回到了位于大都市的我的家。曼哈顿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以及密歇根湖湖区的浩瀚再次呈现出冰冷的超现实,而我乘坐着飞机悬空在这个同等荒凉的天上和地下。

1988年,我带着儿子、女儿,身后跟着丈夫,重新回到了在日本的外婆家。我们一家四口占据楼上的两个房间,要在这儿住一年的时间。这座房子是在原来我出生的那座房屋的旧址上重新建造的。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当红演员罗伯特·福勒(Robert Fuller)和埃里克·弗莱明(Eric Fleming)所出演的影片广泛流行,以及佛朗哥·泽菲雷里(Zeffirelli)所导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大获成功,外祖母贩卖这些影星肖像和电影海报也赚了一些钱。利用这笔积蓄,他们建造了这所房子。我的母亲和外婆就是准备利用这所房子来欢迎我大学毕业归来。但是她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放我去美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位美国女婿的出现。

这所房子勉强容纳下了我们一家四口标准的美国人身躯。他们三个人——母亲、外婆、外公,就像母亲所说的,年龄加起来超过了230岁,蜷缩着他们本来就很瘦小的身材,挤进一个更加狭小的空间。最终,我们住进来了。

我提醒自己,这次回家不可避免地要有人情世故。我必须再次成为女儿、外孙女,甚至侄女。这是一次重续亲情的历程,而且这一历程必须要持续到年底。只有到年底以后(即我重新回到美国的家以后),我才能够重新恢复我的烹饪才能,在午餐时间就午间女性节目或者前天晚上不得不出席的招待会上的报告与家人亲切地侃侃而谈。在日本,外婆甚至8/9 不愿意让我洗碗,表面上的原因是怕我把碗碰坏,实际上是不想让我再为日常家务操劳。她说,在那边(美国)都是你一个人干活,在这边虽然我们老了,行动有点迟缓,就像破锅配破盖儿,不能保证干好一切事务,但是好歹我们是两个女人,可以一起干。她的固执已见,她的宽宏大量,让我很无助。人生的定局让我无能为力。似水流年,我再也无法找回已经逝去的,家人那种溺爱、宽容的时光了,更别说重回从前在花园掩映的房子里的美好生活了。

专家预言说,在土地和房屋层面,波涛汹涌的投机行为会把日本变成一个美国式的、对抗性的社会。外婆抱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sone)奉迎里根总统和其他美国政要。虽然她不承认,但是实际上她一直在闷闷不乐地担心她还能在这块生活了一辈子的地皮上住多久。像许多东京市民一样,外祖父母拥有他们自己的房子,但是没有房子下面土地的所有权。现行法律准许承租人出售他们的租赁权,他们可以从中获得70%的收益。外婆的担心不无道理:随着外公进入百岁,房屋的产权户名最终要更改;拥有他们家那块地所有权的寺院将会把土地租金提高到令人眩晕的市场价,然后他们被迫出售房屋所有权,在此过程中他们还要付出高昂的税费。

街对面,在母亲伯父的房子旁边(现在那所房子空着,曾经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的三位堂兄弟已经成家立业,搬出去了),一辆推土机正开进来,清理邻居的旧房子。那块地很小,和我叔父家的大小差不多。他家的房子不包括厨房和淋浴间只有三间房屋。买下这块邻家土地的开发商准备在此基础上建造一座有八个单元的公寓大厦。而在这个旧街区,沿街两边松松散散地坐落着许多一两层高的房屋。这座这么多套房间的公寓大厦挤在中间,格外扎眼。高税费让日本大多数的儿子们无法继承父亲的房屋继续住在老宅。他们把房屋卖给开发商,然后再在距离东京两个小时远的郊区买房。他们带到那儿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庭,还有旧有街区上升的房价。在全日本,土地价格一直呈螺旋式上升,现在已经波及到市郊。在这个台风、地震频发,山脉遍布的群岛国家,人们最后会退居到那里呢?人类可真是够狂妄的!竟然在东京的心脏地带新宿区造起高耸如云的高楼,在东京湾的土地上建起大厦(通过向已经令人窒息的海湾里倾倒垃圾形成一块土地)。

街道对面的推土机隆隆作响,所产生的振动传递到了我和女儿共同使用的桌子上。这里有外婆的花园,她熟知每一丛灌木,每一片野花。她说:你还记得你在长崎的姨妈高中毕业时栽种的山茶花吗?还有我们

一起从箱根镇(Hakone)爬山回来后栽种的草莓和天竺葵?外婆栽种的树木为邻居送去了清新的空气,她栽种的花草为路人带来了花香。如果她的花园没有了,还能在这钢筋水泥的居住环境里找到一抹亮色吗?

10/11 日本东京生活消费指数的变化仍然会在全日本引发首先的震动。许多年前由稳定的汇率(1美元等于360日元)所确保的稳定生活已经结束,这种日子一去不回。20年前,这个象征着美国永恒的世界秩序的汇率换算等式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数学等式来替代它。这次回来,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抑制住不立即去兑换货币。东京的消费水平让我沮丧,例如一张电影票12美元,5个苹果4美元。于是,我就选择买在亚洲其他地方制造的3美元一件的T恤衫。由于一时对勤俭节约美德的抵制,我一下子买了一打,结果都不能穿。就这样,以这种方式,我试图进入美好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外圈。

这儿的景观完全不同于美国早期天堂似的生活:色彩柔和的大房子,四周环绕着铺有阿斯特罗特夫耐纶草皮的(Astroturf)绿色草坪,房子的后面连着迷人的游泳池。世纪末的日本没有空间容纳任何色彩斑斓的大房子。但是这儿有其他方面不可思议的补偿——蔬菜水果绝对的一流!白萝卜像珍珠一样白,又鲜又脆;玉米棒颗粒饱满,味道甘甜;西红柿鲜艳欲滴,味道甜美。至于水果,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是芝加哥秋季的开始,我能够想象,在我的出生地日本,蔬菜水果基地生产的四种梨子色绿、汁多、脆甜;诱人的无花果随着它的紫色加深让人流连忘返;它们下市之后,还会有十多种苹果,和富含维生素C、并被认为能够降血压的、味道甘甜的柿子上市;最后上市的是汁多、无籽儿、容易剥皮的橘子——据说这种橘子在双边贸易中甚至阻碍了加利福尼亚橘子的销售。这种橘子可以持续一个冬天。春天,水果的品种相对单调一些。市场上会有一些国产的柑橘和进口的佛罗里达柚子,一直持续到夏天的水果上市,如草莓、枇杷、葡萄和桃子。